

扉頁說明

書名題字，係前任中國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莊慕陵（嚴）教授的瘦金體手筆。

字旁狹長插圖兩式：一為旗桿，一為燭臺，前者象徵高官晉爵，後者象徵子孫繁昌，兩者如今已成為上代殘存之物，特煩當代畫家陳海虹氏寫真垂遠。

古越 婁子匡 謹識
五九年三月

花兒

■ 朱介凡

一 幾點看法

一提起西北，人們總首先想到這地區的荒涼、高寒、偏遠、閉塞，儘管蘭州纔是我們版圖的中心點。如有人說蘭州附近地帶的歌謠，比起吳、越、湘、鄂、皖、贛、粵、桂、川、滇地區，還要清新鮮活些，是會大大引起驚異的。這一帶地區的歌謠，更有一特別名色：「花兒」，又別稱「少年」。其流派與產生地處：

一、河州調 洮沙、臨洮、會川、渭源、臨夏、循化、同仁、夏河以及樂都。

二、洮州調 岷縣、臨潭。

三、西甯調 西甯、湟源、貴德、化隆。

其性質，大都為情歌，也有關乎生活苦樂，政治諷刺，時事議論和歷史傳說的。特點在：

1. 名稱別致。
2. 句子活潑，結構似無一定法式。
3. 甘肅、青海、甯夏地區的普遍流傳。
4. 高山上歌謠大會唱。
5. 聲調高亢。
6. 句子襯字的嗲美。

首先是袁復禮，在民國十四年三月的「歌謠周刊」，發表了「甘肅的歌謠——話兒」。（凡按，他把「花」誤寫爲「話」。）其次，張亞雄於二十九年一月，出版了他十年的採錄成績「花兒集」。隨後，三十三年四月，成都的「風土什誌」一卷二、三期，王樹民「蓮花嶺上山歌聲」，記述了花兒的會唱情形。

略舉其例：

涼州不涼米糧川，甘州不乾水湖灘；

出門的阿哥討平安，回來把尕妹照看。

尕，讀ㄍㄚ，卽小之意。「花兒」中最常用的

一個特別字眼。尕妹，係青年女性自稱，或詭稱女性之詞。

於此，對這個尕字，我起有一想法，未經深研，不知對也不對？武昌口語，有肉食，謂「吃ㄍㄚㄍㄚ」。長江流域還有些地區，稱魚食爲ㄍㄚㄍㄚ。似爲小兒就乳，說做「吃咂咂」音義之轉。咂，以舌吮吸之貌。總之，這個尕字字音，在花兒廣大地上，與我們江漢地區之ㄍㄚㄍㄚ，都是極有肉感的。稱肉食爲ㄍㄚ

ㄍㄚ，綏遠準噶爾旗，也有這樣語詞。青萍「準旗歌謠集」：「一二黃，小姐媳，不過堂。貓兒跳到菜板上，看到ㄍㄚㄍㄚ不得嘗。」原註：小姐媳，卽童養媳。ㄍㄚㄍㄚ，肉也。（載「風土什誌」一卷四期）按，凡童養媳長大，而未能「圓房」，好多地方都應用這樣諺語來評論：「魚掛臭了，貓叫瘦了。」

焦贊孟良火葫蘆，活化了穆柯寨了；

錯是我兩個人都錯了，不是再不要怪了。

八仙的桌子上吃酒哩，尕手拉摸盘子哩；

人家爲人是一句話，

我爲了你，黃沙裏澄金子哩。

豌豆做下粉者哩，

你來，來是等者哩；不等，是心不肯者哩。

大媽要吃漿水哩，二媽要吃醋哩，

一個鍋裏兩樣飯，難心者哪們做哩？

北方，以白菜、芥菜之類，用熱水燙製，擠成

酸菜，其汁略帶酸味，俗稱漿水。

古城要擺戰場哩，
我把你吞到口裏嚥上哩，
放了你是你又造反哩。

右一首，花兒中絕品也。

黑油油的石頭，清溜溜的水，
石崖上長下的紫葵。
閻王的面前下三跪，免我的罪！
捨不下陽間的姊妹。

大路沿上的轉鈴草，聞去是香噴噴的；
上下莊子惟你好，說話是憨敦敦的。

想你如像這樣想：三天喝了半碗湯。

要唱七九六十三，清手焚香祝告天：
給我遠路上的花兒討平安。

這裏，花兒喻年輕女性。下同。

洮河沿上的棒椎響，我當是花兒洗衣裳。
唉！不是的，啄木鳥兒鑽樹的。

當歌謠研究會正熱中工作的時期，當地有些人，並不
太看重花兒。袁復禮說：

在甘肅本省讀書人，都不屑去聽這些。若是
談到的時候，最好的批評僅歸於山歌野歌一
類，亦就不再求其內容。至於鄙視這些的，
竟以淫辭俚語看待，更不屑說了。

實則，這些對花兒持保留態度的士君子，仍然難以壓
制其內心讚美與嘆之情思。馮國瑞「關西方言今釋」
可證：

曼花兒 今河州洮岷之俗，男兒野歌唱答
曰曼花兒。其聲曼，其辭嬌。案文選甘泉賦
：駢交錯而曼衍兮，注：曼聲，引聲也。列

子湯問：韓娥因曼聲哀哭。釋文：曼聲，猶長引也。花兒，歌詞名也，有「花兒花兒紅了沒？你見印的來沒」句，遂盡稱歌辭曰花兒。

按，曼字的頭三個字義：引，長，美也。「曼花兒」之曼，實兼此三義。曼花兒之詞，民間說者不多，馮氏故有以上注語。所評「其辭姪」，此姪字，乃「美好」意，與姪字有別，姪字通淫。所引花兒下句之「印」字，讀如昂，我也。「詩」、邨風、匏有苦葉：「招招舟子，人涉印否？人涉印否？印須我友。」章炳麟「新方言」釋言：

今徽州及江浙間言吾爲牙，亦印字也，俗用俺字爲之。

章氏一標出俺字，咱們就覺得這古代的「印」字，不陌生了。「中華新韻」，這兩字不同音，俺讀如岸，屬十四寒，印屬十六唐。馮氏續說：

少年 今語，西甯各縣屬鄉里歌詞曰少年，多男女相悅互答之詞，淫靡之中，時多可采者。案古代樂府雜曲歌辭，本書結客少年場行，以逮少年子、少年樂、少年行，多言乘肥衣裘，馳驅經過爲樂。梁、何遜長安少年行，唐、李益漢宮少年行，崔國輔長樂少年行，崔顥渭城少年行，高適邨鄆少年行，已蔚爲歌行中之一體。李義山詩有少年一首云：

外戚平羌第一功，生平二十有重封，直上宣室竈頭上，橫過甘泉豹尾中。別館覺來雲雨夢，後門歸去蕙蘭叢，灞陵夜獵隨田寶，不識寒郊自轉蓬。其事指當時外戚馳騁遊獵。題曰少年，猶據舊誼，今日唱少年，當亦沿此意。

載「國風」六卷七、八合期，七卷一期，民國二十四年，四月、八月，南京鍾山書店出版。

張亞雄曾指出，有的地方也有叫「對少年」「漫花兒」的，對、漫乃競唱鬥勝之意，漫字自以作曼爲是。

丑輝英「西北民歌集」，於民國五十年十二月出版，爲七首「花兒」，寫下了五線曲譜，是挺值得注意的事。

總之，國人知道「花兒」「少年」的，着實不多。以下，就張亞雄「花兒集」六百五十三首謠歌，加以分析。

關於花兒的起源，也跟兩廣的劉三妹一樣，甘肅民間存在着一個傳說。說是古時河州（今臨夏縣）有個牧童，在山上牧羊，從一個道士那裏學得了花兒，下山後唱給人們聽，很得大家喜愛。有位大姑娘，特別愛聽，而且常常對唱。這樣，他倆因喜好花兒而相愛結婚。於是，花兒的傳播，時間愈久而愈遠了。或說，河州昔日產牡丹，盛甲天下，山歌常諷唱之，故有花兒名色的興起。

二 七言絕句的主體

花兒，可以說皆爲七言絕句式。而和有些民歌的七言絕句式不同，它顯得極活潑跳動，跟蘇州民歌一樣，善於運用口語方言，鄉土味道特濃。

花麻雀落到弓背上，弓彎了把弦上上。

好話說到個心肺上，心軟了把阿哥要上。

羊毛的筏子下來了，山邊的花兒們笑了。

阿哥是甘露者下來了，孕妹的熱病兒好了。

羊毛筏子，指的蘭州一帶黃河上的交通工具，

以羊皮做胎，鼓氣其中，拼紮成筏，順流而下，少有逆水行者。

白馬上騎的薛仁貴，箭射了張口的雁了。

頭枕上胳膊臉對住臉，陽世上把錯事幹了。

你拿上長槍我拿上矛，進深山要吃個黃羊肉哩。

你拿上長香我拿上表，進隍廟要吃個不罷着的咒哩。

吃咒，即賭咒、宣誓意。

或有人說，此不得謂之七言絕句式，但如用「襯字」

句法的觀點看，這可謂之民間歌謠七言句的延伸。隍廟，乃城隍廟之謂，這又是謠諺造句的簡縮了。

四大龍王的雲飛泉，青石山打圍者兩天，眼睛裏不見者兩三天，好似像一月麼半年。

帳房下到山根裏，韃子家牛羊往哪裏趕哩？坐到尢妹懷心哩，六月天日子還嫌個短哩。

牛皮帳房隨游牧生活而移動，此首兩起興。西北，世俗稱蒙古人曰韃子，蒙古人稱漢人或漢人自稱曰蠻子，民間口語說慣了，毫無輕蔑意。彼此這樣相稱，有時反倒是十分親暱的。其好歹分際，每每不在字面上，而在語言口氣上與稱說的場合上。

桃棗果木園子家，白蘿蔔又下了窖了。

遠路上有我的胭脂花，想死者不得見了。

羊毛哈落在山間裏，何一日調成線哩？想阿姐想的眼痠哩，何一日見個面哩？

屋樑之上，俗稱「山間」，是俗說「山牆」一義之延伸。「國語辭典」：「房屋兩側之壁曰山。」西北農民畜牧的副產品，多爲羊毛，紐作一細，架於屋樑之上，以免濕氣，是貯藏一法。

西甯城是磚包城，琉璃瓦堆下的水平。

哪一月六月裏水凍成冰，阿哥們纔丟你們！

打一把五寸刀子哩，包一個烏木鞘哩。

長一個五尺身子哩，闖一個天大的禍哩。

腰刀，分五寸、七寸、滿尺三種，花兒盛行地帶，男子都佩帶腰刀。刀的裝璜非常考究，以表現武士風格。

此歌豪壯勇武，以贏伊人芳心。

大葉白楊細葉柳，

把你好比：沙糖、梨膏、糯米粽子、抹擒蘋果、肉連酒，

那日沒到我的手，軟軟和和吞兩口。

此仍爲七言絕句式。其第二句共十九字，須如戲曲中的快板，一口氣唱出，纔見情味。這一首花兒，句式別致，比與極佳，張亞雄「花兒集」所未收。見於謝潤甫「花兒集校補」，文載民國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甘肅民國日報「認識民歌特輯」。

三 雙套兒

把兩首花兒組合在一起，叫雙套兒，多爲七言的六句成章。套字之取義，是從曲的法式而來。其形成，不外兩種情形：

1. 兩首七言絕句體花兒的變化，省略去兩句，或是包容了兩句，所以謂之「套」。

2. 花兒那種三句一章式的，合併起來，就成爲六句。

就「花兒集」中看來，雙套兒不出三種形式：

一、兩長一短，兩長一短的六句式。

二、七言六句式。

三、七言八句式。

以第一種形式爲最多，第二種形式較少，屬第三種形式的，則極爲稀見，有如下述。

一、兩長一短、兩長一短的六句式：

太子山盤頂的龍抬頭，

八仙的河，長流水淌上者下了。

真名氣的我兩人好，

支起風簾，講起的謠言麼大了。

綠枝葉好麼吊枝葉好？

綠枝葉好；吊枝葉教人摘壞了。

前二年好麼這二年好？

前二年好；這二年教人挑壞了。

楊大郎模樣像宋王，

印華城，身替宋王死了。

花青的模樣大眼睛，

來不成，活活的想死你了。

花青卽林檎，此青海、西寧的稱謂。末句「想

死你了」，是「我想你，想得要死」的意思，

主詞「我」給省略了。

走了大峽走小峽，

石榴走，綠鸚哥搭了架了。

千留萬留的留不下，

你去吧！再不說難心的話了。

花兒中用字，是大西北的語彙及其生活背景所使然，有的字句外方人不易解，而可以意測之。所不了解者，未敢注釋。如「石榴走」三字，只好留待當地人士指明了，且因此引發他們寫記鄉土謠歌的興致，這是要發掘咱們陳年記憶的。

鐵鎖子鎖了個南天門，

隍爺的兵，要騎個營長的馬哩。

號響上三聲了出營門，

清眼淚，官身子由不得我了。

官身子，服役在公之謂。

拉卜楞寺院是一隻船，

馬蓮灘，長石頭好比個槳杆。

日子多了者心抱變，
人情上，再等上兩年。

二、七言六句式：

把馬拉者潭裏哩，要備假銀鞍子哩。

假銀鞍子梅花鏡，紅銅包了臭棍了。

我盤不上你的我不信，我不是先人的後人了。

盤，即智識份子說男女情愛的「追求」之意。

先人謂祖上。

此首，仔細體味之，三四句間，可看出套接的痕跡。

白馬要走蔴子川，要走蔴子平川哩。

連你要好三十年，要好三十一年哩。

不好是你把鞍子備，你不備者誰備呢？

蔴子川在甘肅岷縣。連字，為情歌中特定字眼，即戀愛之意。老百姓還不作興說「戀愛」，而只說「連」，謂身心連為一體。西南情歌也

如此。如「粵東之風」一三四，「食茶愛食蓋杯茶，連妹愛連正破瓜。」「金沙江上情歌」八八二，「燕子飛到九華山，聯妹不着心不甘，那天纔得聯着妹？聯着小妹心又寬。」「貴州苗夷歌謠」九〇二，「說起不聯就不聯，說起不走姐門前。」這兒，用聯字自不如用連字好。備，北方口語，準備之意。如言「備馬」，即將鞍具置馬上，準備啓程行走。

天上的雲彩黑下了，地下的雨點兒大了。

六月裏黃田壅住了，全手都起了泡了。

走者半路裏哭下了，記起了你說下的話了。

田禾成熟時，謂之「黃田」。農忙時節，大有收穫不及之勢，故說壅住了。西北旱地土鬆，收穫多以手拔，少用鐮刀；若雨水多，因土爲泥水冲積硬化，拔田禾，手上易起血泡。

十三省家什找遍了，找不上菊花兒碗了。

清茶熬成牛血了，茶葉熬成個紙了。

雙手哈遞茶者你不要，那些些難爲你了？

西北口語「十三省」，卽全中國意，以明代區

分天下爲十三布政司之故。家什，卽家俱，此處專指杯盤碗盞類。西北以食羊肉，嗜用湖南磚茶，煎濃了吃，非泡飲，故有三四句之說。

河裏的魚兒團河轉，爲什麼不下釣竿？

鋤草的阿姐們盈楞干，爲什麼不盤個少年？
莫說是小姊妹拾掇的乾，還說是阿哥們硬纏。

楞干，又說做蓋楞，田埂也。少年，因「花兒、少年」之詞，而指年輕情郎。拾掇，收拾打扮也。乾，漂亮意。

三、七言八句式：

「花兒集」中，只錄有一首。

白紙上寫一顆黑字來！黃表上揭者個印來！
有錢了帶一匹綢子來！沒錢了帶一匹布來！
有心了看一回尕妹來！沒心了辭一回路來！
活着了捎一封書信來！死了是託一個夢來！

生死纏綿的情愛。不惜反覆陳說，但爲對方情況之好歹不同來設想，只要所歡到身邊兒來，而毫不提一己之私。非熱情如火，心如磐石，焉能至此。此歌，或者是「少年」們所擬託，却也極可能出於花兒之口，就流傳開了。

四 五句成章式

五句成章的歌謠，是「花兒」特色之一。

這種句式，當然也可看作是七言絕句式的別體，和前舉湖南、淮南民歌之七言五句式，是相同的。不過，花兒特顯其活潑奔放。說起來，花兒的性格，真是西北地區的黃羊，本來「西口」的山羊、綿羊，就已經顯得「野」些了。

粉壁牆上畫鴉哩，要唱五郎出家哩，
五郎出家五台山。活者連你不領干，
死了鬼魂纏十年。

領干，有完結、無關係之意。不領干，是說糾

葛未清，不能甘休善罷。

三月到了三月三，王母娘娘的聖誕。

一年三百六十天，天天想，

也沒有不想你的一天。

平貴在西涼十八年，立立的看一趟寶釧。

陽世上好像打牆的板，上下翻，

活人也沒個定然。

前兩句爲興。立立的，迫不及待之狀。定然，定準之意。

全首高昂唱腔，以「然」字低聲輕緩收音。正像客家民歌與台灣歌仔戲的唱腔，都有這樣的唸字法，特覺韻味無窮。如「粵東之風」三一八，「老妹有意郎有心，鐵尺磨成綉花針，妹子係針郎係線，針行三步線難尋。」

天下有名的北京城，五花樹修下的正宮。

小妹啊，得了想你的病，

十三省也沒有看好的醫生。

正宮本指皇后，正宮娘娘。今岔說爲皇宮之宮，又隱含對女方的珍貴與尊重，比她爲娘娘也。第四句句首，省去了「我」字。

梁山上賣酒的孫二娘，沙字坡開下的酒坊。

窮哥丟你的心沒有，你丟了我，

照你者尋下的頂缸。

沙字坡，爲「水滸傳」十字坡之轉化，歌謠諺語，說說唱唱，「順口溜」的，每有把字眼兒如此流變的情態。頂缸，猶言代表。謂「照你那麼漂亮模樣的，找一個代替的人兒給我。」「國語辭典」：「頂缸，代人受過之意。」

三間房子翻修了，八扇的門改成十樣錦洞了。

相思病得了者你救了，謝你的恩，

尢手兒捉住者問了。

薛仁貴征東不征西，樊梨花征西去了。

呂布戲了貂蟬女，我戲了你，

越看越是稀奇了。

五 三句式小唱

五句成章的歌謠，可以看作是七言絕句式的變體；三句成章的花兒，是否也可爲同樣看法呢？這却不定然了。略加分析如左：

1. 按張亞雄「花兒集」看來，三句式，幾佔了數量的一半。

2. 往代凡屬三句成章的詩歌，甚屬罕見，皆爲珍品。現今南北各地歌謠，屬於此種形式，並非完全沒有，但不及花兒中之多。

3. 金沙江上的情歌，儘有只唱兩句的，但那爲偶句，而非奇句。

4. 花兒中的這種句式，超越乎四平八穩的章句法之外，值得重視。三句就是三句，既非兩句成章的延長，也非四句成章的簡縮。像鼎與方桌之不同，它的立足點是三角形的。

斧頭鋤了紅花了，

你把好的尋下了，給我打開回話了。

刀刀切了白菜了，

洋烟把你吃壞了，吃者人人不愛了。

松樹林裏虎丟盹，

撞見孕妹担的桶，人品壓了十三省。

清茶碗裏的鹽大了，

不喝去是安下了，喝去是名聲越大了。

喝茶用鹽，是蒙藏的習慣。鹽大了，是鹽重了之意。安，是「安席」之安，安席奉茶敬客，不喝則失禮。喻情人恩愛難分，欲罷不能，雖「名聲大了」，人言嘖嘖，也在所不顧。

花兒裏的水紅花，

花兒十七我十八，多藏兩家成一家？

第二句「花兒」，指所歡。「多藏」為洮河流域土語，「什麼時候」之意，正是華北的「多磨」。

卓卓尼楊家佔者哩，

聽是我人喘着哩，將到雲彩眼裏哩。

卓卓尼，指卓尼的土司楊積慶，他名聲大，乃成花兒的起興。我人，乃「我的情人」的省語。說話謂之「喘」，說話聲曰「喘聲」。喘，古義，微言也。「荀子」臣道篇：「喘而言，臚而動。」華北土俗語，謂言語為「言喘」，或寫作「言傳」。將，「就像」二字拼合。到，在的意思。是說只聽愛人說話聲，未見其人，就像在雲彩裏說話一樣。

四月裏四月八，

牡丹長在刺底下，早上摘去露水大。

牡丹喻所歡。

青稞出穗挑籤哩，

孕妹你合千層牡丹哩，瞧者怎不好看哩。

青稞大麥，西北特產，出穗先露鋒芒，故曰挑籤。

半天雲裏鵝鵲旋，
孕婦一天三打扮，你是阿哥的命蛋蛋。

斧頭剝燈杆者哩，
去了一十八年了，來是還情愿者哩。

更難得的，乃是尾興的三句式。

有話可給誰帶哩？活把人心想壞哩！
山川綠的合菜哩。

合，像的意思。

輪柏又苦刺又扎，我娘把我生在輪柏樹底下。

杜鵑叫罷四月八。

輪柏，即野丁香。扎，針刺意。

教他今兒明個看我來——

你給我的阿哥把話這麼兒帶！

鞋一雙，四雙鞋。

末兩句，可能有誤字。

實話說上好指望，娃娃家者沒主張。
涇陽騾駒兒十五雙。

捧上是害怕攢破哩，含上是害怕嚥上哩。
你喝索落拌湯哩。

含上，含在嘴裏之意。拌湯，為北方麪食作法之一類；索落拌湯，為拌湯諸樣作法之一。

六 本子花、草花

本子花，是運用通俗小說，如封神榜、三國演義、薛仁貴征東、西遊記、楊家將、包公案、水滸傳、二十四孝……等等有本頭的故事，整本整套的往下唱。多半為對答的辭句，如：

臨着大門是三道嶺，那一道嶺上麼上呢？

楊家麼三國是十八本，那一本打開了唱呢？

第三句指「楊家將」與「三國演義」。

沙果樹木打紅檣，打下的纔是個李子。

你唱個楊家將的楊令公，三國哈我鋪個底子。

哈，語助，也所以特見花兒的腔調。

灶爺板上八楞子燈，你照著黃河的水紅。

我個楊家的楊令公，你唱個三國了我聽。

末句語法異於常式。

花兒之運用歷史地理典故，或以天文、博物、人事起興，若只是零星的搬弄才學，就叫草花，以別於本子花。也可以說，花兒中，大都是這種草花。如：

洋鬼子坐了天津的位，五國的兵馬動了。

相好一場的孛妹妹，天配的緣法重了。

首句指庚子八國聯軍之役，下句却要岔說作五國。只說天津，而不點明北京，是很有道理的，也正是當時的態勢。

山是好不過萬壽山，城兒好不過北京。
人裏面好不過少年，花兒好不過牡丹。

圓不過月亮方不過斗，十三省好不過肅州。
麻不過花椒辣不過酒，甜不過孛妹的舌頭。

腳上麻鞋圖輕巧，頭戴遮涼的草帽。

年輕的時節儘耨，人上了三十是老了。

上地裏種的鑾穗兒，下地裏種的豆兒。

大路上下來的一對兒，那一個是我的肉兒？

鑾，音糜，稌也，秋禾，西北特產，農民的主要食品。穗形似稻，粟形似穀。糜，去皮爲黃米，磨麪，其色如金，作成饅頭，又香又甜，富糖質，滋養料極豐。上地、下地，指土壤厚薄。肉兒，喻所歡。

七 令

花兒中的令，近似各地秧歌戲中的幫腔；不過，花兒中的令，乃是一套一套的唱腔。全首花兒在歌唱時，以令貫注於歌辭之中，激蕩其音節，提振其氣勢

，使花兒更顯得活潑多姿，變化無盡。這種令，是有地區性的，如「阿哥的肉」，是河州花兒的令，「阿烏令」、「尕蓮兒令」、「尕馬兒令」則是岷州、洮州、西甯地區的令。例如：

一張皮子縷兩張鼓，高山上打鑼者哩。
又受孽障的又受苦，閻王爺睡着者哩。
縷，當爲「蒙」字語音的流變。

如用「阿哥的肉令」，就成這樣的唱腔了：

一張皮子 者哟 縷呀 兩張的鼓，
噯噯——阿呀哥的肉——
高山上 就 打鑼者哩。
又受 吧就 孽障 者哟 又受苦，
噯噯——阿呀哥的肉——
閻王爺 就 睡着者哩。

又如「六六兒三」的令：

聞太師騎的黑麒麟，
六六兒的三嗎呀三三兒六呀！
黃花山收四將哩。
尕妹妹要的上等人，
六六兒的三嗎呀三三兒六呀！
阿哥們 哈 怎看上哩？

「水紅花」的令：

尕鷄娃瘦了者毛長了哈！
變成個四不像了呀，水紅花！
大哥去哩呀妹子坐呀，想肝花哩！
衣裳破了者人窮了哈！
小妹妹看不上了呀，水紅花！